

宋文正公集

卷一



文正公傳

張唐英

范淹仲字希文蘇州人武寧軍掌書記贈太師壻之  
子幼孤母適朱氏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說者  
是也累遷大理寺丞上相府書極陳天下之利害  
當時皆以王佐許之宰相晏殊薦其文召試秘閣  
校理上欲以冬至率百僚上太后壽抗疏言不可  
遂罷出通判河中府遷陳州屢上疏言內降之弊  
引韋后為戒章獻厭世擢為右司諫言楊妃不當  
稱太后郭后不當廢降知睦州遷蘇州召為禮部



負外郎天章閣待制論事益切執政忌之命知開  
封府欲處以煩劇而不暇他議漸明敏通照決事  
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  
文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歷詆人臣  
不法言者以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事司諫高  
若訥言貶黜太輕歐陽脩上書責之亦得罪余靖  
尹洙皆坐朋黨被絀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  
其事不肖指若訥也寶元初元昊叛上知其才兼  
文武復職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遷龍圖閣

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帥皆畏不行漸奏  
請兼領延安軍以待寇至上嘉而從之閱兵得萬  
八千遷六將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為精兵烏賊聞  
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  
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戎人呼知州為老  
子大范謂范雍也城青澗間營田招屬羗及請戒  
諸路養兵畜銳不宜輕動賊詐以書請和漸以元  
昊國之叛賊不可俾朝廷報賊乃自作書與陳逆  
順賊尋陷好水漸益信報賊書為是而執政以其



擅報當誅上以為闔外之事專之不足罪止移知  
耀州尋起知慶州兼經略招討未幾賊兵三萬叩  
城仲鏖兵血戰賊兵奔壯遂戒諸將無追奔既而  
果有伏兵又奪賊馬皆為大順城及築細腰復胡  
盧等皆招明珠滅滅二強族萬餘人及命環州种  
世衡招千餘帳自是屬羗皆為用又之王師再喪  
定川仲晝夜領兵赴援初關輔人心動搖及見仲  
耀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第相賀曰邊  
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初上聞定川之

敗頗以關中為憂曰若得仲出援可無慮及聞仲  
出師甚喜時議黥鄉軍仲惟令刺其手及兵罷環  
慶路皆復得為農上尋以四路都招討委之關府  
於涇仲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元  
昊大懼稱臣明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以鄭戩代之  
秋拜叅知政事乃上取士課吏減子更衛兵擇守  
宰謹勅令厚農業之策塞僥倖之塗開公正之路  
天下側耳以聽太平凡所措置十未行一而權勢  
者大惡之明年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旋而麟府奏



警帥自請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二虜聞之皆不敢  
動懇以邊事為請以資政殿學士復總四路之師  
開府邠州以疾請鄧州移杭州青州遷戶部侍郎  
又請汝陰至徐州而薨年六十四奏至上嗟悼泣  
下曰朕方將大用不謂其早死贈兵部尚書謚文  
正子純佑有才識以疾廢于家次純仁登進士第  
有父風今為都官員外郎

褒賢之碑

宋仁宗皇帝篆額 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行禮  
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事畿內勸農使上  
柱國臣王舉正題 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  
士紫金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  
書謚文正公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  
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廿六年十有二月葬于河



南戶樊里之萬安山下公也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入宗廟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

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

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鏞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取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

堙寺丞為祕閣校理以



言忤章獻太后旨通判 十府陳州又之上記其  
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  
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  
無壯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疆母號之漸其事遂  
已又上疏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  
旨多非太后時事欲寢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  
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  
以全其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  
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

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  
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  
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  
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  
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  
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  
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  
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  
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



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拜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

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羗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威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利又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



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

其於兩路既得孰羗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在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乂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得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



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  
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  
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  
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  
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  
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  
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幸罷公前  
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  
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

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  
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  
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  
家所欲為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  
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  
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  
已臨事自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  
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



志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者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下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一作始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

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翰林學士尚書吏部

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文

翰林學

士兼侍講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洙書

范文正公墓誌銘

富弼撰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仲淹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



子感慨不一御垂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  
行謚文正錄孤賻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駭然  
相吊以泣至於岩壑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帷  
幘還洛卜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壬申葬于河南縣  
萬安山尹樊里先隴之側孤馳使來求銘將納于  
窆曰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唐垂拱中履冰  
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隋唐末  
為幽州良鄉縣主簿遭亂奔二湘家於蘇之吳縣  
自爾遂為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逮遠於是

世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  
右即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幼聰警嘗舉神  
童任祕書監集春秋洎歷朝史為資談錄六十卷  
行於時祕監生墉博學善屬文累佐諸王幙府端  
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即掌  
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用太保太傅太師追  
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封王妣陳氏妣  
陳氏謝氏為太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不幸二歲  
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壯歸之初亡親戚故舊貧而



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  
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吳國命始奏  
而復爲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  
理掾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監泰州西溪  
鹽廩以勞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關隸以  
吳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  
相以文學薦公于朝試可署祕閣校理時章獻皇  
太后臨政已巳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爲壽詔下草  
儀注播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

論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餘恤公  
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顧居下矧爲后族強偏  
之階不可以爲法或宮中用是爲家人禮權而卒  
於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  
不憚尋出爲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吳國再  
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  
署官賞者訪焉出於中旨廼附驛奏疏甚懇至願  
以上官賀婁事爲戒明年章獻后棄長樂擢爲右  
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遺令策太妃楊氏爲皇太后



與政制出都下詢詢公上疏極諫古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異幸於其間武武相躡一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者上悟第於后泣號而止公彈補闕失無所阿忌貴倖仄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饑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雖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弊十事皆政教之大者累月還朝適議廢郭后上書曰后者君稱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后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萬國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

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面諭后失放之別館揀妃嬪之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群御史伏閣門論列如前日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窘取漢唐廢后事為解時呂夷簡為相公曰陛下天資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議論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揖宰相廷辨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



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有入內都知閣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政知而不敢違公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遽命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譏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

幸其有失即罷去公處之采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侮其奸京邑肅然稱治于時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為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萬機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選次至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為圖以獻庶上易覽宰相益不悅嫉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宰相坐是去閣職貶知饒州是日上封事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為朋黨相繼謫去治饒未



久徙潤又徙越寶元初羌人壓境叛間歲悉衆寇延州大將戰沒關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使議者將謂漕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困兵火障戍掃地城外即寇壤巋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竄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免既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上嘉而從之屬亡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析為六將分命裨佐訓飭不數月舉為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皆以為法成青澗城復散亡屬羗萬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收軍實人視邊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為未無幾涇原師出敗於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此賊以書署僭號遺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谷黜其僭



署為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好水川  
敗始悟賊書譎而非誠益自信立報為是執政以  
公擅報罪當誅上知公責止命削一官降知耀  
州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  
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砦者素  
為賊衝然地與境相衝又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  
出不意駐柔遠砦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  
子入據以率眾公亦親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  
城下公麾兵血戰則遽壯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

伏兵夜遁城既立詔名大順徐又城細腰復胡盧  
等寨招明珠滅滅二強族各萬餘人及並環千餘  
帳內附自此環慶屬羌悉為吾用先是卒驕難使  
主將咸務姑息公築延慶諸城保募民不足乃雜  
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涇  
原師再喪定川關輔復震而虞變生公知親率垓  
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  
班師因移其兵耀于關輔人心由是大定初定川  
事聞上頗駭謂侍臣曰得范仲淹出援吾無憂矣



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章示執政曰吾知范仲淹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以成卒屢劾議黥鄉人懼甚竄匿不願黥公改命但刺其手非較戰請農于家後罷兵獨環慶路鄉軍得復為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方謀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亡無日懼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為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輿議謂公有經綸之才

不宜局於兵府是秋改叅知政事上倚公右於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報然天下乂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廟以歲月而人不知為悠久之道也上方銳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求公始末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致於是露熏降手詔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紙札令立疏者各一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勅令厚農業



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  
佞振紀綱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褒納益信  
公忠耿不為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  
齟不合作謗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益堅明年  
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帥臣恃和而懈因懇請  
按邊即命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  
邈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給奏欲棄之曰麟  
棄疆場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於鄙於是得  
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尤廣著令禁

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修來使盡  
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輓之勞以  
帥議不協罷公至於其利大且亡所嫌者屢奏如  
修議便後止耕岢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  
陝以西羌好難保而邊計尚缺疏手奏願解政事  
復領四路以總護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  
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州遷給事中三  
年又請涪郡因得厝先人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  
郎祀明堂復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幾



歲病疾又請頹肩輿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  
為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跂聳勉慕皆欲  
行之於已自始仕慨然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  
本於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為人屈撓歷補外  
職以嚴明馭吏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  
益務逕雅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感  
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忻然而去  
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尚  
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  
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 在陝西尤為宣力以儒者  
奉武事又邊備久廢忽而王師新敗剝喪破漏而  
奔乎無所取濟公周旋安集坐可守禦畜銳觀釁  
適圖進討會羗人復修貢朝廷始議息兵乃從其  
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武練將可以震  
敵城要屬雜羗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其過  
也至於墾田阜財立法著信愛民全國體赫赫在  
人耳目皆可為破賊之地者又可道哉其歷二府  
纔歲餘而罷若夫天下至重又安之弊至深而欲



文正公集 墓誌銘  
以一二歲臨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不可得况所  
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即改廢不用茲  
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宣撫之初讒者乘  
間鋒起蓋以竒中造端飛語無所不及甚者必欲  
擠之以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  
保全獲歿牖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儉人  
苟欲伸已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藜藿  
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  
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

樂毋撫邊賜金銀甚

悉以遺將佐在杭盡以餘

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而歛無新衣友  
人醵資以奉葬諸孤無所處官為假屋韓城以屠  
之遺表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於道不為祿  
仕出也作文章猶以傳道名世不為空文有文集  
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兩府論事三卷娶李氏故參  
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鄱陽今舉而  
附焉四子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  
于家純仁進士第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



文正公集 卷之三  
溫厚而文識者曰范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  
蔡交次適封丘主簿賈蕃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  
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幼銘曰

公之世系源于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睢堙蠡  
增滂審雲質茲惟聞人間代而出或霸或季所有  
何迷粵自得姓千五百年獨公挺生為天下賢涉  
聖之餘揭厲洄沿道尊德雄事公日繁人獲一善  
已謂其難公實百之如無有然遭時得君位亦顯  
焉罹此讒慝志莫究宣元元卒艱噫嘻乎天

附錄

遺事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  
學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



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  
 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  
 時觀何書其人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罰之出  
 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  
 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  
 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公在淄州長白山僧舍今醴泉寺讀書一夕見白鼠入  
 穴中探之乃銀一甕遂密掩覆後公貴顯寺僧修  
 造遣人欲求於公但以空書復之初僧快然失所

望及開緘使於某處取此藏僧如公言果得白銀  
 一甕今人往往談此事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  
 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又何如曼卿曰兩  
 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壯歸無可謀者堯夫  
 以所載舟麥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  
 起侍立久之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  
 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  
 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  
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諸兄弟皆公  
為葬之歲別為饗祭朱氏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  
三人

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  
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  
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  
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公聞之  
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  
吾家法敢持歸吾家當火於庭

公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  
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  
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自政府出歸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  
記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  
族親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  
之哉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嘗  
遇異人得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  
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  
啟封後其子宋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宋登第乃  
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

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  
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公悉不收獨留  
道德經而還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其竊  
以為宗家惜之毋為人得也

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  
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過南  
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  
別投詩云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受師資之  
句聞者皆歎伏

公守饒州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  
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為具紙  
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  
碑時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



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  
書生享用其有窮乎於此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  
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讚曰淑慝  
以類吉凶在人譬如儀鳳不棲棘荆虺蜴之窟豈  
產珠玕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氣所感當識其因  
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侍  
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

公為吏部員外郎出守時及官歷二府以至于薨  
凡十年不增一人未嘗易也

公言幕府賓客可為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  
可辟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  
我有益耳

公守越戶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俸錢百  
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絕句戒其吏曰閔  
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暖  
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兒寡婦船  
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絰  
數人乃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



於邠州將出殯近郊贈欵棺槨皆未具憮然即徹  
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公守杭州蘇麟為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薦  
書獨麟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  
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公過淮境遇風賦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  
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  
其濟險自得之心未嘗忘也

公守桐廬郡始建釣臺磯巖先生祠自為記以示  
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  
改易一字公矍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  
大於詞甚博而德字承之乃似碌碌擬換作風字  
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

公守饒州創慶朔堂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  
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只  
托春風管幹來舊州治有石刻

公與韓魏公為經畧安撫招討副使約公進兵公  
曰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尹洙歎曰



文正公集 卷六  
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  
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  
公也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淹  
未見其可魏公舉兵入界次好水以全師陷沒魏  
公遽還至半途陣亡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  
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  
討歸而汝死汝魂識能從招討歸乎哀慟聲動天  
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歎  
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  
其罪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  
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  
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疏奏嘉納其言  
罷黜內侍

公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公  
麾兵血戰賊奔西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既而果有  
伏兵又奪為大順城久之世衡不利於定川公晝  
夜為領兵援初關輔人心搖動及見公耀兵號令



嚴兵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  
公為長城吾屬何憂

公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  
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若以此意  
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公言息盜賊誅奸雄浩然無憂乃所以為身謀若  
未能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之軀無所容於天  
地之間矣

某公在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為  
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之商  
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  
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  
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  
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公為叅知政事日充州守梁適乞以廂兵代廂戶  
又裁減人數是時章得象為宰相執政欲從梁適  
之請獨公云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而此人可減  
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尋有中書劄子令差足人



數當時天下無賢不肖莫不稱之

公為叅知政事日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從之公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公與韓魏公富彥國慶曆中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

善三人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公與富鄭公韓魏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諭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



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與相國韓公為西帥狄武襄青隸其節下為人器度深遠咸竒之曰此國器也公嘗以左氏春秋授狄武襄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青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既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

公與韓公杜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事罪公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杜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公怒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

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忠獻公億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



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托於人遂除叅知政事公與韓琦自陝而來朝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撫股謂韓公曰為此恠鬼輩壞之也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其後果然

公慶曆中與富弼韓琦杜衍章得象賈昌朝晏殊同時執政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祖徠先生喜曰此盛事也

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畧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奸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吳遵路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歿家無長物公分俸贖其家

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



人公巨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  
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彭公曰昔范希  
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風俗敦尚  
風義  
為先州人仰慕成俗凡先後輩以父兄子弟自任  
而不敢忽父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効可以為  
法

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托公者公為撰述黃緣  
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  
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

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其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  
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語公曰公若不  
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次子純二病既  
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今告公改之

公子安矣卒不改公之剛正是可見也

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  
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  
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  
者降於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



文正公集 卷之四  
人公巨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  
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彭公曰昔范希  
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風俗敦尚  
風義  
為先州人仰慕  
咸頌嚮之遂以成俗凡先後輩以父兄子弟自任  
而不敢忽父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効可以為  
法

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托公者公為譏述黃緣  
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  
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  
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其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  
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語公曰公若不  
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次子純仁病既  
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今告公為我改之  
公子安矣卒不改公之剛正是可見也

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  
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  
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  
者降於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



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縑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  
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  
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  
托是未停之前大蠹國計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  
平中棟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  
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  
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  
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  
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  
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請論如法公叅  
預大政爭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  
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文睿哲寬仁故棄城者  
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公曰六丈當欲  
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  
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  
服

公用人多取氣節闊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



徒皆深所厚者為帥府辟置多謫籍未牽叙人或  
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材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  
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  
遂為廢人世咸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  
皆改刺龍騎軍石林燕語

韓魏公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弊事且有西  
鄙之患每與希文彥國以文字至兩府章公輒閉  
目不荅彥國憤惋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魏公

公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  
盡天下之材常患近已之好惡而自不知也能用  
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沈括筆談

公與韓魏公召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士大夫皆  
酌酒相賀曰上用韓琦范淹仲淹非惟社稷幸乃天下  
生民之幸

公知開封府明敏通決照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  
陳治亂以開人主歷詆大臣不法者長編

慶曆二年仁宗以涇原傷夷欲令范漸與文潞公



對易遣內侍王懷德喻旨公謝曰涇原地重臣恐  
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  
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相安事不亟易二則  
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  
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以率涇原之師以相應  
援三則通脩環州鎮戎諸砦藉此兩路事力必能  
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建議選練兵士漸  
復橫山以斷賊辭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  
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

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朝

廷皆從其請

實錄

公言沿邊逐寨雖有險固只有三二百人何以施  
為又城池中多無井水若不量事勢但令堅守徒  
陷一城軍民性命自挫軍威無益邊事其在環慶  
路相度二十三寨內有美泥虐泥大拔城等小砦  
但只量兵士差百十人把截道路如探得賊馬大  
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砦內一處防守所貴不  
致枉陷軍民人心遂安

奏議



慶曆二年南郊赦書應因公事受到諸處行軍司馬副使司士文學參軍仰逐處并具到任月日負犯因依分析聞奏候到令刑部子細勘會元犯因依申奏委中書門下別取進止者公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逐處依赦文分析聞奏乞差近上臣寮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所貴

負犯之人各期自新不懷幽憤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恥古猶今也乞朝廷

留意

實錄

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鈐轄曹英又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為衆所擁幾蹂踐死輿至瓮城乃蘇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謀赴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至渭州初懷敏之除廊延也范仲淹言



其不知兵而又怯懦不可用遂徙涇原卒敗事東

事

張亢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砦而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以所通特一逕請更築并邊諸柵以安河外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公宣撫河東因奏使亢知代州就令摠前議增築事不閱月諸砦成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卒萬人張亢本傳公薦舉處士有徐復履尚高潔衍卦氣之法公過

代州問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無動乎復為占西邊

用兵日月無少差又有郭京者好言兵公數薦之

由是二人同名

東都事畧

張俞上言謂今能詭制北虜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貳有結國家之心間誘西涼群夷勿與賊結則虜首可得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爭而遭擯斥若外徇物望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苟能行此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呂夷簡甚重其言

張俞傳



公以西賊攻塞門若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  
署司不與救應若主高延德為賊所擒後放歸漢  
界遂配遠方公言漢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庭俱  
是苦戰力屈為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  
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使陷蕃將率聞之必  
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  
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寬其陷蕃將率更  
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為孽其患不細  
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殺

單于大為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

康定元年九月辛未公以任福等出師攻賊白豹  
城破之冬十一月又出師出歸娘谷與夏人戰大  
敗之

西夏本末

公以孫明復居泰山之陽著春秋尊王發微得經  
之本義為多學者皆以弟子事之公言其道德經  
術宜在朝廷召拜國子監直講

東都事畧

韓魏公與公在兵間最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  
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初京師歲遣戍兵



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曰東軍而土兵勁悍  
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  
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  
沙之道又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  
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  
出擯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入度  
橫山隙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  
中兔耳章既上遂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  
可敵歛兵不敢近塞矣

東都事畧

如小川之失利韓魏公降知秦州公亦以檀咎元  
昊書降知耀州王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其忠  
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明年葛懷敏  
敗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公自將慶州兵捍賊賊  
始引去仁宗思其言乃以魏公與公為招討使堯  
臣曰陛下復用韓琦范淹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  
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仁宗以為然從之九朝通畧  
仁宗嘗語張士遜曰人言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  
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可



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仁宗曰竟未  
之見也然為朕言之多矣士遜力為辨其不然仁  
宗意乃解其後士遜歸老啟國于鄧范公適守鄧  
州士遜還鄉范公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  
金甚盛時人榮之

張鄧公傳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  
出其門獨范公歐公尹公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  
籠絡也

魏公別錄

原州屬羌明珠滅滅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隣

道公聞涇原欲襲討之公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  
前日高繼嵩已嘗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  
與賊為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  
未艾也宜因元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壯取細  
腰蘆泉為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矣而環州  
鎮戎等處徑道通徹可以忘憂矣後二歲遂築細  
腰葫蘆諸砦屬羌歸服

長編

慶曆五年三月歐陽公上疏言公與杜公富公不  
當罷其畧曰昔年范仲淹初以忠言謹論聞於中



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以朋黨尤難  
辯明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  
以辨也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今范仲淹四路  
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盡  
其所為猶有裨補

長編

慶曆四年八月辛卯初命叅政賈昌朝領天下農  
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公建議  
請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  
刑院審刑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

判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  
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

九朝通畧

慶曆元年春正月朝廷既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  
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  
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賊界春暖則馬  
瘦人飢其勢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  
大獲亦不至有他虞又言廊延是舊日進貢之路  
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  
兵嚴備賊至則擊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歲時



之間或可招納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  
州擇其要害而據之屯兵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  
則茶山橫山蕃漢人戶可以招降則是去西賊之  
一辭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

宋朝通鑑

公在延州言廊延路入界壯諸路最遠若先脩復  
城寨即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脩  
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通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  
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  
公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

踵復業

宋朝通鑑

慶曆間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樞密副使范  
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遂擢元淮江兩  
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  
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  
月糧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  
未幾京師足食

長編

諫官歐陽脩言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諳邊事  
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材識不類常人其



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  
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余靖亦奏  
言范仲淹號為最曉邊事

實錄

給事中叅知政事王舉正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  
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輔材不  
宜局在兵府願以仲淹代之上從其請遂以范仲  
淹為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  
辭不拜

公在陝西戒約諸寨若是賊馬大段入來更不得

出兵迎賊鬪敵但且堅守一面供報部署司并策  
應官員候逐處軍馬來方得設謀掩殺如輕易  
出兵致有輸折其本處官員並行軍法既而准樞  
密院劄子若賊寇深入應外城若除畱定防守城  
池外並須領兵先據險要覓便攻擊如敢以防守  
為名端坐不出具狀申奏乞行軍法奉聖旨依奏  
公言自古用兵本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也相度  
本路諸砦之兵多者千人少者五七百人或三二  
百人只令防守城池尚慮不足若有蕃賊入寇其



寨主監押等縱有勇敢徃徃見小利便出兵與之  
追逐如西賊以羸兵誘致離砦稍遠別出精兵斷  
其歸路砦中無兵即見危陷假有一將在外去州  
或遠應援未至如遇賊衆大至多選精銳并攻一  
處謂之奪險非有驍將血戰勢不能支若外兵先  
敗則州城之兵望風挫氣必難為用臣謂應變之  
機拘以條貫非其利也其所降指揮不敢行下奏議  
西賊寇鎮戎軍官軍不利公牒知原州景泰等令  
六頭項下軍馬會合相度揀選精兵三二千人夜

擊蕃砦探候山外賊馬迴時即多出奇兵夜間或  
侵曉伏截衝擊收救人民仍戒約不得脫剝被虜  
人戶人物公又恐諸將貪功一向急去追襲被西  
賊設伏兵更落姦便又牒景泰等火急多差人搜  
山探候如探得西賊先有伏兵即便就高駐劄別  
選敢死之士多作頭項先去掩擊只以收救人民  
不得貪小功小利再有踈虞以副朝廷之意公又  
到邠州畧示兵勢又出榜永興軍諸州以安關中  
人心奏議



陝西新刺保捷兵士多將本家贍軍田土并已分物業典賣破貨公言上件兵士並是鄉民若向去稍似年高披帶不得即須揀放歸農如今來破貨了莊產將來無可歸投便見失所遂出遍榜曉示諸州軍應新刺保捷兵士如今後乞將本家贍軍田土已分物業典賣破貨者不得施行其典賣人嚴行斷遣如將米殘患不堪征役及有年高不任披帶放令歸農者即給與已分莊田養種并劄與逐處令指揮諸縣依此出榜常切覺察施行奏議

皇祐元年春上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又曰請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方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素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長編



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  
惡之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誚公與歐陽脩為  
黨歐陽公以書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  
事若訥以聞謫夷陵令徙軋德復為武成軍節度  
判官公帥陝西辟脩掌書記脩曰吾論范公豈以  
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

張昇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為避事

范仲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乃聽侍養通鑑

富彥國幼雋學有大度范公見而識之曰此王佐  
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即以女妻之談藂

河東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  
錢為民間漸多私鑄要得止絕欺弊遂有百姓經  
并州告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  
榜并州街市且令依舊行用公又恐諸處軍民疑  
惑各已入急遞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  
大錢並依舊行使諸場務亦仍舊行用鐵錢

麟州元無酒務至慶曆二年十二月官中初置酒  
務後據百姓劉遷狀申公勘會麟州元管三縣六



番落蕃漢二千五百餘家朝廷以河東極邊不  
榷酒利今來殘破之後四面並無居民入城交易  
只有城中主客二百餘戶別無經營從去年十二  
月官自開沽在市居民更無營利之地今算出官  
本并官員兵士請受外只有淨利二百餘貫兼城  
中居民逐旋離去久遠不成州郡遂出榜并劄與  
麟州指揮本務據見在酒貨賣盡日儘行醞造令  
百姓依舊任便開沽

陝西側峻瘠薄逃田地土自來勒地分隣人分認

空納租錢人戶不願送納陝府申乞除放公劄與  
陝府據諸縣逃田官地勒地分隣人空納租錢者  
并見欠錢數并與除放今後不得抱認送納

慶曆四年十二月上差入內供奉官衛克勤押賜  
醫藥至公處并傳暫發入探候北界事宜公上言  
見各訓練選奇兵准候敵事惟難得經歷將帥如  
壯戎兵馬未放散間肅整飭使離河東北邊或有  
緩急與明鎬商量指揮諭往驅敵使人庶幾分朝  
廷萬一之憂公言諸軍頭等給文帖宋舊勅文應



有軍頭等補署文帖誤被水火損壞或賊人偷盜者許申本管人員勘會詣實給與公據如自失墜即勒充長行者公言軍頭失了文帖降充長行其中甚有能部轄勾當人因累次功勞方得遷補被手下軍士憎嫌多方窺美藏毀文帖便降充長行情實可憫以此苟且和同不敢鈴轄覺察手下兵士違犯作過成弊愈深乞朝廷特降宣命指揮今後失去補署文帖有因故事失去勘驗不虛即依舊職名重給公據收掌別無因依稱去失者如勘犯

會得委不因酒醉及不是典解錢物即於舊錢數內降一等別給文帖安排所貴兵級安心無致誤公禁義軍承接樞密院劄子與安撫司行移都部署司依准朝旨施行仍指揮本路州軍縣鎮出榜及鄉村粉壁曉示人戶嚴行覺察如替名人及諸色人等起動搔擾即收捉赴官勘斷施行公言天下郡邑事朝廷從之降勅署琦仲淹等奏請公又言若署臣等奏請於理未便只乞作朝廷



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則事體甚重也

通鑑

慶曆四年六月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清五縣並為鎮逐鎮令轉運司舉幕職州縣官兩員監酒稅仍管勾煙火公事又析王屋縣隸河南府始因叅政范仲淹之請也

類苑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子經畧安撫判官尹洙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

長編

慶曆四年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此所舉御史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叅政

范仲淹奏請也

類苑

公奏言西人請和有不可許者三有大可防者三又言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我軍鼓行山界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自求內附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臣等早蒙



聖獎擢與清班西事以來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  
不願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  
未衰挾以變詐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  
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  
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慎於處置為聖朝長久  
之慮則天下幸甚

實錄

公牒逐州相度新兵未有營房欲配買木植則大  
費官錢兼搔擾人戶又卒難了當其自來等第戶  
各有莊園宅舍及將家入營僅得一間營房難為

存濟新兵內貧窮之家即給與係官木植其稍有  
家力情願自於本家般到材植要蓋舍屋者聽如  
中等已下苦無事力除自有舊材料情願將來蓋  
造外或買到新瓦木者估價給與解鹽交引大省  
官錢又逐家自蓋屋宇早得了當并等第之家不  
住營房不致迫窄可以存濟

公累奏薦种世衡知環州未用又上言環州勾當  
一郡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  
而輕此一路臣恐將有麟府之禍雖加罪於臣無



益邊事臣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官迴授种世衡轉諸司使知環州權鈐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馬權知環州支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受上書詐妄不實之罪又奏云臣前乞將一官保舉本人非欲鼓激蓋為環州可憂後朝廷竟從公請果得世衡之用

奏議及長編

公出巡邊至環州點檢環州管界熟戶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與酒食管設作聖恩等第支與綵絹

川茶銀梳紫綾襖黃花襖銀腰帶銀裹頭杖帽子旗槍銀交椅紅纓紫綾袋全錦襖子等物重立約束四件對衆告諭尋令蕃部望闕謝恩率皆喜躍

名臣傳

公言禁青鹽欲以困西賊非困賊之要却有所害會淮安砦捉到買青鹽兵士二人勘得本指揮火隊掠錢買鹽入衆喫用公言竊見諸軍常令聾樂蓋欲悅其衆心不至愁苦今兵士處於窮邊冒矢石負星霜若飲食失所更禁絕鹽味何以聊生未



能困賊先困我師其買鹽兵士是本部衆人之罪  
實不敢盡法恐傷士心只決二人杖二十押送本  
部仍奏朝廷乞更參詳青鹽條貫

名臣事實

河東諸處坊郭村鄉人戶甚有差配頻併貧困祇  
當等第不得各拋下產業逃移在外大段失所公  
出榜曉諭諸州軍應坊郭村鄉人戶今日以前帶  
却配賣物色或抱二稅逃移者並令與放罪各令  
歸業其元拋下產業不得納官疾速差能幹官吏  
比附見在人戶物產定奪合該減放等第招誘歸

業者不得更依元本等第其元次二稅並與放除  
仍舊與都轉運司施行

陝府有稅戶朱士成等八百九戶各為送納秋稅  
不前全家逃走延州延長等七縣逃移却稅戶三  
百七十一戶公牒陝府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  
人戶屋業桑產不得燒毀斫伐其逃走人戶權與  
倚閣去年秋稅其見在第五等秋稅只於本處送  
納其第四等戶亦於隣州送納免致逃移毀却桑  
產將來歸業不得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



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

類苑

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偽首領李家妹在慶州官員充奴婢公恐蕃界首領聞及轉生怨毒別起奸弊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路都監朱青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於慶州淮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叔公即差石斌押送慶州分付與親叔歲奴收管令嫁土人為妻後石斌回稱到彼歲奴骨肉並來覷當號哭

延州東路青澗城承平砦并保安軍壯巡檢劉化

基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蕃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曾歸業公慮恐其失所却逃入蕃界遂牒种世衡等勘會驚移熟戶蕃部有未敢歸業即便相度隣近官私空閑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勘會驚移人戶并投來蕃部其中甚有缺乏糧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安撫無令失所



又金明砦蕃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  
討虜後無力耕耘公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蕃  
部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十口以上支三  
石並令於本處砦倉支給西夏本末

公常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  
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實錄

康定二年五月十四日中書省劄子陝西軍州如  
有因修展城郭倉庫草場營房等但係侵占人戶  
地土去處並令將係官空閑地許人戶請願指射

官司給還若無地土即取索本主元買契比類隣  
近地段買置價例支還本錢公到邠州據人戶王  
昭瑋等陳狀稱官中修營占却園地拆了屋舍乞  
估計合支價錢公體問得邠州稱遶城側近並無  
空閑官地給還公遂委安平知縣李仲昌訪地所  
估到王昭瑋等合支價錢牒邠州請依上項條貫  
支給逐人價錢去訖又據後邠州申准轉運司牒  
修營占却人戶地基却令兌換係官空閑地土撥  
還却勾收已支價錢赴軍資庫送納公言諸州自



來脩造營房只是踏逐官地不許毀人戶見宅邸  
舍物業其邠州便將人戶見住物業毀拆逐起人  
戶無處存活既無官地兌還即合給還價錢買屋  
當司支與錢物其人戶當已破費雖准轉運司指  
揮今將空閑官地兌還既無官地即合回申轉運  
司豈得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遂勾  
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勘杖一百斷遣所有人  
戶地土價錢牒邠州依條支還

名臣事實

公體量河東州軍人戶近年徭役科配頻併例各

貧困遂免放今年秋稅稍得休息又恐陝西州軍  
人戶亦自兵興以來祇應差科不易尋劄與陝西  
轉運司依河東例減放人戶支移

奏議

麟府州岢嵐軍極邊之地人戶稀少其色役公人  
並差主戶客戶祇應輪差出入應副軍期多致賠  
備破却家產又邊人日見貧困祇應不前公劄與  
轉運司并府州岢嵐軍據見今衙前使院人吏並  
仰依鎮戎軍條例支撥與係官荒閑田土仍免送  
納二稅租課

名臣事實



西夏曩宵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  
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畫承君集實紀  
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  
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視山川風俗有  
經畧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  
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  
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  
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  
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

韓范二帥取自屈不肯往乃龔大石刻詩其上使  
壯夫棧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  
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公  
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  
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  
疲敝職此二人為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  
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  
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士矣姚又  
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



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  
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  
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

容齋三筆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公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  
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公  
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  
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會暮援  
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  
即引去既而賊出艾蒿若遂至郭杜平夜鬪不解

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  
大譟賊懼走獲牛羊馬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兵

守其地

東都事畧

嵐石都巡檢司接應到西界蕃部散移團練使十  
三戶奉勅於海州住坐散移願殺其妻子自刎死  
公差人往石州勾喚到散移問當深不願海州居  
住公言散移歸投新來其心未安若必遣住海州  
安泊不惟遠去鄉土全失蕃情又其人不測朝廷  
意旨却自刑害今來西事未寧邊上蕃部聞之絕



其向化之意則皆為怨敵邊害愈深遂發遣散移  
往府州與田土耕種准備緩急使喚及令招喚本  
族未來蕃部

公節制諸將勘會自來漢家兵馬先出只排作一  
陣被賊奔衝便見輸折遂牒東路朱吉任守信等  
候賊奔衝未得出兵但堅守城池放令深入即計  
會多著頭項衝突掩殺不得先出軍馬只作一陣  
排布依然無功如是被賊守門出兵不得却多寘  
索梯從城上夜出奇兵掩擊賊砦以資勝捷如違

者當行軍法施行

西夏本末

公門客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公尹京而滕年少頗  
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  
滕已出公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  
大醉而歸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畧無慚懼長  
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高祖傳滕曰漢高  
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東軒筆錄

公言關中民苦轉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為軍以  
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



文正公集 卷之六 可省糴價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

實錄

公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兵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為信凡讐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二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若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者質其首領諸羌

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

長編

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公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公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鬪賊退便追不依韓琦約束因致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徃徃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督主兵官員須令討擊不管踈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其廊延路罷行營



文字臣且令所部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  
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  
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  
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

實錄

慶曆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軍知  
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  
史臺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所請也

通鑑

和魯公有觀畫鷹獵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沉吟亦

可傷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憎  
獵客狂鮫綃百餘尺爭似製衣裳文正公觀之歎  
曰真仁人之言也

筆錄

宣和五年經畧宇文虛中奏故叅知政事范仲淹  
知慶州築大順城為一踞杆蔽辟洛苑副使种世  
衡知環州至今諸路戰守之備多二人規畫今慶  
陽府有仲淹廟環州有世衡廟合古者有功於民  
以死勤事之法乞各賜廟額詔賜廟為忠烈世衡

威靖東都

事畧



論元昊所以臣服

蓋自天聖中曹寶臣嘗語王駿曰君異日當柄用  
願留意邊防因以元昊桀捍語之時德明尚無恙  
也其言至寶元而驗寶元以來逆雛犯順忘食肉  
衣綺之恩肆猾夏亂華之虐懷敏福平以將自詭  
有克穀剛愎之態無克國老成之慮其勇而無謀  
不能辦事當時志者已預占之矧如夏竦設心措  
慮但欲進擊一聞持重堅守之師則杓鑿矣自為  
總帥端坐長安四路軍政遙聽節制其誤國債軍  
之罪自不能掩於張方平之一疏由是好水之後  
任福不能嬰其鋒定川之役劉平不能遏其勢遣  
使至境范雍不能明其詐遣人納降士彬不能察  
其欺當其時也天子不得怡宰相不暇食百官不  
敢退安於私第中書置議事之廳群策集經畧之  
幙韓公不肯袖手於大事當決之時富公不肯結  
舌於虜使可斬之日小范老子胸中數萬甲兵略  
展布於代回國事之頃請出兵者有呂夷簡言官  
兵不如鄉兵者有田况身為體量使而知四路屯



兵之數者有王堯臣王守忠監軍之命不行夏竦  
通唵斯囉蕃族之議復寢張奎鑄錢之請既上歐  
陽脩通漕運擢商賈之策復施我常有以破元昊  
而元昊終不請降於我也以鄜延一路觀之狄青  
擊之於保安許懷德破之於永平入金明則見困  
於周美至延州則見摧於王信以涇原一路觀之  
虜寇三川王珪敗之沮其兵虜在白豹任福克之  
制其兵以河東一路觀之在麟州則張元易旗幟  
以誤敵其衆大潰在府州則張首築城陴以堅守  
其賊果遁至環慶一路所在自為守備相為牽制  
者又非諸路之所能及青澗既成則以种世衡懷  
環州屬羗自是人精於射虜不敢近大順未成則  
以范純佑促慶州版築自是城寨截然虜不敢入  
一韓一范之謠屹然為天兩柱蛇豕膽喪犬羊屏  
息有以也夫於是議和之使至于境上者一至于  
范仲淹者再至于龐籍者亦再然猶未敢保其無  
他而輕許之也暨夫遣使納款者一遣來奏事者  
四然後賜誓之使不得已而出疆嗚呼羽檄交馳



之間勉於支撐拯救之圖玉帛相尋之後亦不廢  
惕厲憂虞之心擇武勇於陝西選武臣於諸路諄  
諄然綸綍之明揚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  
鯁然措紳之論奏募入粟以助邊出內帑以助邊  
樽節三司用度之數蓋其持危益深而防閑益密  
救敗扶傷而經畫多未嘗窮追遠討以強兵而來  
懲去備無大勝亦無大負未嘗急征暴斂以豐財  
而量入為出不至有餘亦不至不足每觀夏竦范  
雍經略西事之日與韓琦范仲淹經略西事之日  
勝負利鈍大略可攷信守備亦惟其人而已不然  
以跋扈之元昊初而帝中而男終而臣者又豈無  
所自耶

劉漫塘先生論本朝人物曰南渡前范文正公

合居第一 語錄



義莊規矩

先文正公於平江府興置義莊調給宗族德澤至厚其始定規矩雖有版榜不足久傳及有治平元年所得朝旨亦未揭示族人兼有後來接續措置可為永式者未曾刊定深慮歲久漸至隳廢今畫以編類刻石置于天平山白雲寺先公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承勿替今具如後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

米即臨時加折

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逐月實支每口白米三斗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五十歲以上  
聽給米

一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畫時上簿

一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  
處批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  
置簿拘轄簿頭錄諸房口數為額掌管人自

行破用或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陪填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七十七陌再嫁二十貫

一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

廣福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  
并吉凶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  
例支給

一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  
支一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卑幼十



九歲以下喪葬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十歲以下支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饑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請實即於義田米內量行濟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給逐月餼糧并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一年豐歉椿留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餼糧外

一切不支或二年糧外有餘却先支喪葬次及嫁娶如更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即凶吉等事衆議分數均勻支給或又不給即先凶後吉或凶事同時即先尊口後卑口如尊卑又同即以所亡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餼糧吉凶事外更有餘羨數目不得糶貸椿充三年以上糧儲或慮陳損即至秋成日方得糶貸回換新米椿管

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廿九日

皇祐二年十月廿九日

皇祐二年十月廿九日

皇祐二年十月廿九日

皇祐二年十月廿九日

皇祐二年十月廿九日

皇祐二年十月廿九日

皇祐二年十月廿九日

皇祐二年十月廿九日





此下係是  
壯麗多境

河東南路界

東

下邳

華陰

朱陽







蓮花堡在鎮戎軍西南與德勝堡相連又定川砦  
諸葛亮城皆在鎮戎界嘗有蕃賊至此公遣張建  
侯往救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邊公與都監張肇部領軍  
馬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後又聞賊分軍  
回奔保安軍上面公又差巡檢宋良蕃部巡檢趙  
明部領蕃漢軍馬往長武把隘

萬安鎮去保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馬在保  
安軍駐劄費用糧草供應不辦公乞將保安軍所



駐軍馬抽退於萬安鎮就食糧草却將萬安鎮一將軍馬抽退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鋪寨通近後橋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修此岩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山坡特重下岩不與追逐其岩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來大川路惟賴諸寨蕃部熟戶同共防托公恐熟戶二心未可倚仗遂保舉种世衡知環州以牢籠蕃部

定邊岩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葫蘆泉一帶立寨接連鎮戎軍去處

明珠滅滅二族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族之北有葫蘆泉公併兵於其地修起城寨招撫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岩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二十里公指揮慶州并諸寨並權住入中白米却告亦客旅並令於東路延州接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米

慶州路有美泥虐泥大板城等處小岩公只差兵



士百十人防托如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  
城寨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人心稍安  
薄家莊在岢嵐軍火山軍之間公以火山軍城中  
無水蕪地窄狹難守奏乞於中路薄家莊擇地共  
修城寨

東關城在岢嵐軍水寨外公以岢嵐城小將東關  
城築作大城檢計到土工五十二萬七千九百四  
十五工

神堂堡銀城寨在麟南五十里公令經略司相度  
興脩令人戶耕種住坐續脩神樹寨并堡子府州  
於鞋斜谷端正平等要害處置大寨兩坐又置堡  
子三坐

篳篥城在秦州田况嘗請修築公奏乞依田况所  
奏早賜指揮

佛空平明珠等族所居公嘗令將偕燒蕩其地族  
帳

金明城在延州公奏議近重修金明城且托得壯  
面又東北廢却承平南安長寧白草等寨後東西



四百里更無藩籬可以禦寇候金明城了方修寬州以禦東北

鳳川寨在慶州東城被山坡直下臨注或有西賊圍閉矢石入城禦捍不下公牒李丕諒宋良同往鳳川相度得本寨東烽火臺山上四面牢固及山脚下有好水泉可以置寨令弓箭手兵士等夤夜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崖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令新修砦城分擘街巷修蓋軍營倉房草場解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契丹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東南火山軍對岸公奏乞招誘唐龍鎮七族人口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却承平塞門等砦惟此一處最為控扼蕃賊牒監修官相度一併下手修築後又奏乞以寬州城為青澗城

鄜城縣在鄜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公乞朝廷建鄜城縣為軍以康定為名管鄜城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為之屬建



倉敷營房所有同華河府苗稅於此送納後公又  
令知鄜州李丕諒相度丕諒差劉襲禮將帶匠人  
往鄜城修展城墻高一丈底濶四尺五寸面收一  
尺五寸蓋馬棚瓦舍三百間繫得馬二百疋安下  
得兵士四千五百人兼修露圈二十八箇計度到  
二萬九百九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嘗請於朝乞以延  
川縣為延川城云彼中人烟不少更有井泉勝於  
寬州城

肅遠馬嶺定邊永和安塞等砦在環州界初諸寨  
城墻低下壕塹淺狹公牒環州那廂兵軍士及和  
雇人夫修築

細腰城公令將偕等所築公又勘會本城至環州  
定邊砦三十七里西至鎮戎軍乾興寨六十里南  
至原州柳原鎮七十里量其地界遠近所修城寨  
地土并側近蕃部元屬環州兼本是環慶路摩畫  
修建兼細腰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來路在細腰  
城定邊寨之間係屬環州地分緩急若有奔衝即



須定邊砦與細腰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甚順  
奏乞朝廷撥屬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保軍路中路舊無城砦公  
差周美郭慶楊麟部領延州膚施兩施人戶并廂  
軍脩築計度到六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工并修築  
敵樓戰棚

豐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崖為城青化鎮  
在延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圖部領臨真豐林兩  
縣人戶修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部坊州  
丹州人夫修築計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砦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澗城西八十里  
把截得承平川大路寨北大里河約六十里自来  
蕃族在大里河北居住公嘗請復修此砦以遏蕃  
賊不使過河云初修之時則部署司那兵馬大為  
之備畢工之後只銷得二十人駐劄

南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澗城正北  
七十里北至綏州四十里去無定河二十里公嘗



欲修之以其去水泉稍遠朱吉种世衡欲於青澗  
城北四十里商館鋪南安寨中路創修一山寨  
栲栳寨在延州北八十里嘗為賊所破公相度舊  
砦南五里地名龍平口興置一寨把截安遠塞門  
龍口川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繼諤乞修鷓子城公差殿  
直楊麟興工麟州申稱計七萬四千工恐難了當  
公遂差推官何涉與胡繼諤相度於胡家川莊北  
面書按山上修築一砦計三萬三千餘工下面川

口是德靖砦保安軍來路地勢委是要害只差本  
砦熟戶人工官給口食拜差廂軍三百人徃彼助  
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牒招討那撥諸州差到兵士五  
千人興修

義蓮鋪在延州康定二年四月公差使臣趕殺西  
賊抵此奪得人馬駱駝牛騾

牢山驛新店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間嘗  
因朝臣上言減廢公嘗與明鎬至此軍馬疲乏無



支請草料去處公言鄜延路最是屯兵去處日有軍馬及使命過往遂牒延州修補二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到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糧等物若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止宿

葫蘆泉在環州定邊砦與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之間為義渠朝那二郡之阻其南有明珠滅臧之族公嘗言能進兵據葫蘆泉為城壘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後竟於此地築城招服明

珠滅臧二族

永洛城在朝那之西秦庭之東公嘗奏言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諸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者也



書范文正公集後

芑既受命

直指康臺訂次韓公集矣復次范  
公集為二十四卷賦二卷詩三卷  
義說論贊頌述一卷奏議四卷劄  
狀一卷表二卷序記一卷書啓三



卷尺牘二卷祭文一卷碑一卷墓誌銘墓表三卷年譜年譜補遺以刻集首本傳褒賢碑墓誌銘遺事義莊規矩西邊地圖附錄於後聚而譚古今相舉范文正公輒相與嘆惜臣為莫可及三尺孺子聞之皆若欣慕焉則何也嘗攷公自少時有志于天下先憂後樂不徒託諸空言故所至尸而祝之即守吾饒至今血食自山林處士閭里田野之人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遐想公存日不知又當何如也



竊恠公之為相也負西賊破膽之  
譽朋黨方起高若訥輩眈眈伺隙  
邊奏疑若有警公輒請自行邊又  
輒請韓公與俱進觀察使請無落  
學士名赴闕請留不復顧人之議  
其為邀功為植黨為固位公固以  
天下為已任者如此乎自信不疑  
豈不難哉雖然公在興化僅一令  
耳蒞通秦楚海民夫築海堤百五  
十里以衛民田役夫走驚濤旋濤  
而死者百餘人堤成而田腴民至  
以范為姓今所稱范公堤是也無



故大興畚耒調蒞四州民夫不無  
騷動糜金錢驅百餘人於驚濤非  
細故矣當時嘗有謂其迂濶謂其  
狂言者有遽誣以事者竟無一語  
指摘及此不可解也母亦謂百姓  
嚮其利故不得摘之耶宗之人心  
猶近厚也蘓長公坐詩禍連竄海  
外阨窮終身李定輩所為捃摭文  
致不遺餘力若其守杭州亦築堤  
西湖上六橋烟柳極遊觀之樂又  
非如公之得請而興之者也而其復  
葑田之心即公衛民田之心議者



亦不及之與公俱得以姓名堤然  
則宋之人心猶近厚也

己酉二月望日屬吏毛九苞謨





